

作者	醫學系 許芮寧
作品名稱	我得了被已讀會死的病

如題，並不是我小題大作。人總是很輕易地把一件事看得太重，在二十一世紀最動人的呈現，便是在已讀不回這件事上。「已讀」夾在主詞和受詞之間，彷彿一道天梯，連接天堂與地獄。以我被已讀的經驗，目前身在地獄十八階。而地底下的水深火熱，彷彿是客製化享受，他人無法身歷其境。但與其獨享，我更樂意將心境沏成一壺茶，讓各位聞香。

當我將訊息發送出去的那一刻起，我掉落在重症醫療大樓的病房，面對死白得令人抓狂的天花板，牆上的掛鐘是唯一會呼吸的存在。剛過了十秒，萬事太平。此時還能下床，若無其事地四處晃悠。推開窗卻發現天空灰濛濛，霾害得嚴重，我又趕緊將窗門關上，以防一點塵透進來。隔著玻璃俯瞰路上的車水馬龍，密密麻麻如螞蟻，萬頭攢動卻悄然無聲，我只能自行哼著它們的喧囂，但始終抓不到 key。

在病房內繞了一圈，執行每日例行檢查。確認桌腳有對齊格線，沒有書頁被折到等的瑣事後，我終於又可以躺回床上，看著分針剛走了半圈。拿起桌上的刨刀與退冰許久的蘋果，片片果皮落在潔白的床單上，如落紅。時間也這麼稀稀疏疏地被刨成了碎片，點綴在窗外已然漆黑的夜空上。

「叩叩叩」三聲非常精確地落在門上，彷彿一串開門的密碼。主治醫師翩然走進，「腫瘤是惡性的，明天開始化療。」我努力想從這句話中聽出一點破綻，找出一絲邏輯的缺陷，但徒勞無功，如敲門聲一樣精確，連多餘的同情也省略了。病房又恢復了靜謐，靜謐的手機令人發狂。「會不會是我手機開成靜音？」這是今天第十九次浮現這個想法。開啟螢幕再次確認，確認訊息通知鈴聲開到最大聲，但唯有闕寂震耳欲聾。

我能感受到癌細胞的擴散，侵略著不屬於它的地方。我的身體在大聲疾呼，但我只是靜靜地看著他們淪陷，看著我的訊息沉沒在你意識的死角。「現在的你在做什麼呢？」出於百分之百的好奇，好奇在這個病房外，你的生活是甚麼樣子？一定是很重要的事，超越我的每件事。突然一陣忌妒，忌妒你不需要對抗病魔，不需要困在這裡，守著一支手機，等待。

自從生病後，時間像貓似的懶懶地趴在地上，偶爾窗外會有幾縷陽光誤打誤撞曬進來，時間就會伸個懶腰稍稍走得快一點。這時候總能拿來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，例如手機螢幕上，琳瑯滿目你的訊息。但這樣的幻想必須控制好劑量，稍不注意就會成為另一種病徵。

病入膏肓時，總會出現貌似手機鈴聲的幻聽，當幻聽成了日常，便成了耳鳴。心跳隨著自帶節奏的耳鳴，快一拍慢一拍，但在發現又被耳朵愚弄時，心又沉入肺腑裡，徒留一聲悶響。我突然能體諒梵谷的瘋狂，欺騙人的耳朵，是該受到懲罰。

生病的時候我最怕作夢，怕夢在夢裡成真。在夢中，你乘風而來，終結我無邊無際的等待，褪下逞強的外衣，我赤裸地站在欲望之前。你告訴我一百個你錯過我訊息的理由，我接受了你第一百零一個藉口。「沒事的。」你讓我的額頭輕輕貼上你的唇，宛若什麼事都沒發生過。我的身體如滾沸的熱水，在夢境與真實的邊際，沏出飄渺的茶煙。當白晝「啪」的一聲將夢扯斷，我打開手機，被你的冷漠燙傷。

還記得你住過這間病房。那段日子，我健康的不可思議。我會站在房門外，透過門上的小窗口，靜靜看著你生活。但大部分的時間，你活在我視野以外的世界裡。我只能歡天喜地的想像，你過得不好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是你我之間的笑話，門鎖的鑰匙在我食指上轉呀轉，好心情停不下來。被等待過才能體會什麼是自由，以一個人的自由換另一個人的自由。當眼前的快樂覆蓋痛苦的記憶，人總是會重蹈覆轍，相信對方這次會不一樣。我輕輕推開門，你迎面走來，將我關了進去。

醫生說，通訊軟體上顯示對方上線時間，是加速病情惡化的誘導因子。而這項功能的發明者，一定是慣性的偷窺犯。從上線與下線時間的分秒之差，推估你在那裡在做什麼？和誰在一起？我多麼希望，我看不見你的時候，你把世界觀在門外，手機關機，一個人面對攤在桌上的書，想我。這是在我樂觀時，想像的畫面，但大多時候病情並不樂觀。「上線中」你和她天南地北的聊天，一刻也離不開視窗；「兩小時前上線」能兩個小時都不滑手機，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，例如跟她在吃飯。我最難受的是看見反覆出現的「一分鐘前上線」，閒來無事只是習慣性的查看手機，你有這份閒暇，卻仍擠不出時間捎封訊息給我。

記得某電視廣告上卡通獅用童言童語說著：「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！」按照這個邏輯，我是超人。我是失控的超人。小時候無知，我還享受這樣的天賦，想像萬物是有生命的，空氣是兒時最忠實的朋友，現在也是。過去在我想像世界中活躍的，今依舊朝氣蓬勃；我所相信的，也在某些閃爍的片刻得到對證。但如果宇宙是按照米蘭科維奇定律順行著，那為甚麼我的超能力悖論逆行？除非失控的不是我，是世界。我鄙視自己身為超人，抱持拯救世界的妄想，卻不敵對你的一片癡心。當我想像擁有你最好的一切，我徹底失去自己。

在病房裡感受不到四季的變換，只有空調溫度高低之別。但今年是個意外。第一抹秋意搭著晨光從窗邊篩落，色調是鑲金的琥珀，在我殘留的夢的邊際發亮。都道天涼好秋，只是將窗戶開了條細縫，颯颯的風拂面而來，如一面尖銳的刀，劃破自欺的蛹，插入最柔軟的肉。當用聲最瑰麗的春夏說服自己，你不過只是螢幕背後短暫的寒冬，秋風又鋪天蓋地的將冷意還給我。冷之深，我才明白自己嚮往溫暖。

醫院的清潔阿姨拿了我的棉被去，「是要拿去曬太陽嗎？」我以為就像在家裡陽台曬棉被一樣。「機器統一消毒。」阿姨頭也不回地將棉被抱了出去。我從此失去那條棉被，在幾百條綠悠悠和他相仿的消毒被單裡。這概念就好比大學生時下最熱衷的交友軟體，每到午夜就會倆倆進行配對聊天，但當錯過了送出邀請的時間，對方就會掉落在茫茫人海中。那時你沒有鬆開我的手，但今後我卻失去了把握。你背後的陽光太耀眼，你的臉聚成一團黑影，看不清表情，但我知道是你。可是我啊，我迎著光，卻黯淡的如棉絮中的一粒黑籽。我想念家裡的棉被，有獨一無二的曬痕，將臉埋進被裡，啜飲暖烘烘的日香。

醫院的心理師建議我養一隻貓或狗，說什麼寵物療法。我沒有太大的興趣，生平最怕動物的氣味，沾染一身，洗也洗不掉。既使醫院本身的消毒味好不到哪裡去，但總歸有種病態的潔淨感，好過生靈血肉之氣。不知心理師是對我還抱以希望，或者只是一心好奇療效，成日在我耳邊聒噪，拗不過她，於是我養了一窩鼠。總共五隻大小不一的倉鼠，其中三隻分別叫爸爸、媽媽、弟弟，至於他們是不是如名字上的關係，我不清楚。另外兩隻各

是我兩個朋友的名字。某日無聊至極，我著手改造他們的鼠籠。首先，把牠們平日最愛跑的滾輪拆掉，用稻草堆成一張張的床，裁下我床單的小角，給牠們作被褥，一鼠一隔間，最後將整個籠子漆成白色的，大功告成。如此，牠們住在裏頭，就像我住在這醫院裡一樣了。對作品沾沾自喜的我，將籠子鑰匙往窗外奮力一丟，但願砸中人行道上走過的你，好連同病房的鑰匙一併還我。

生食是病人的大忌，但我今天還是偷渡了一份藏壽司的生魚片進來。鮭魚肚油花分布均勻，橘粉色細膩的紋理，柔軟似唇。讚嘆之際，赫然發現白色油花竟兀自綻放，蔓延，蠕動！喜悅大過驚恐，看到 *Anisakis spp.* 海獸胃線蟲本尊，學問總算有了立足之地。現在同學們正在學校上寄生蟲課程，為了記憶牠們的學名型態愁眉苦臉，我卻僥倖寄生在你已然遠走的這裡，無法自食其力，只能等死。大自然存不存在這樣的可能？宿主罹患斯德哥爾摩症，愛上他的寄生蟲。

「叩叩」敲門聲打斷白日的夢囈，繼續躺著吧！興許是哪個新來的醫生。門「啞呀」打開，走廊白熾的日光燈打在你的背上，你的影子就這麼爬上我的床。我用盡力氣撐住身體，試圖拿取桌上的手機，不小心打翻了爬滿蟲的鮭魚肚，掉到地上，蟲體一哄而散，開出白色的花。

